

江南苏浙一带的居民大都在农历五月于大门或堂中挂钟馗图一月，以期驱邪除害、祛凶引福。

钟馗的形象狰狞、刚正不阿，悬其画像，是用以祛病驱邪，镇宅纳福。钟馗这一形象起源于唐代，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唐明皇开元年间，自骊山讲武回宫，疟疾大发，梦见二鬼，一大一小，小鬼穿大红无裆裤，偷杨贵妃之香囊和明皇的玉笛，绕殿而跑。大鬼则穿蓝袍戴帽，捉住小鬼，挖掉其眼睛，一口吞下；明皇喝问，大鬼奏曰：臣姓钟馗，即武举不第，愿为陛下除妖魔。明皇醒后，疟疾痊愈，于是令画工吴道子，照梦中所见画成钟馗捉鬼之画像，通令天下于端午时，一律张贴，以驱邪魔。

人物画发展过程中，一个必不可缺的历程就是鬼神形象的相伴相随，尤其是像钟馗这种集“鬼、神、人”于一体的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作为民间信奉的神祇，钟馗这一艺术形象是唐明皇与画圣吴道子共同创造出来的。因此，后世历代丹青大家都喜欢画钟馗，并赋予这一镇宅驱邪的神灵许多人性化的表现。五代时黄筌、周文矩、石恪等人都画过钟馗。钟馗或者是自带寓意吉祥、趋吉避凶的形象，或者是郁郁不得志、反映失意文人的化身，抑或是威吓群鬼、一派正气……在不同时代、不同画家的笔下，钟馗的形象自然也各不相同。在众多描绘钟馗的艺术佳作中，明代大家陈洪绶描绘的《蒲剑钟馗图》最为著名。

簪花进士

明代以前，画上钟馗的形象多与蝙蝠、蜘蛛、如意等带有吉祥寓意的符号结合，从而产生了一种对吉祥如意的追求。但陈洪绶笔下的钟馗却并非如此，而是位戴着幞头的佝偻老者形象，他左手执铜爵，爵中盛着端午节饮用的雄黄酒，爵上还有端午节家家户户悬挂家中的艾叶蒲草，右手持剑，双目凝视远方，脸上似笑非笑，作仄行却立之状……全图人物细节皆以游丝描法勾勒，衣褶勾法则类铁线描，行笔凝重方折，有金石意味。不同于出现较多的钟馗形象，陈洪绶笔下的钟馗没有胡须飞扬，没有金刚怒目，却增加了怪异的符号——头上簪花。

男子簪花，古已有之，起源于唐朝，宋代更为普遍。根据《梦粱录》记载，皇帝祝寿御筵结束的时候，会赐鲜花给大臣百官，连宫女侍卫都有份，每人一朵。而且按照地位高低，赐予不同品种的簪花，这样的形象至今还能在传世宋画中略见一二。同样是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曾记载“四相簪花”的故事——北宋时期有一种奇特的芍药，花瓣上下呈红色，一

本周博物

画坛怪杰陈洪绶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明代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镇陈家村（今诸暨市）人，著名书画家、诗人，与王冕、杨维桢并称“诸暨三贤”。一生以画见长，尤工人物画，与崔子忠合称“南陈北崔”。鲁迅先生钟爱其人物画，称“老莲的画，一代绝作”。

在明清画坛上，陈洪绶是一个怪杰。他性格怪僻，作品更是荒诞而深情，无论



陈洪绶像。

人物、花鸟、山水，皆能突破前人成规，自创独特面目，尤其是人物画，更是大放异彩，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明代《国朝画征录》称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盖三百年无此笔墨”。当代国际学者推尊他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其艺术作品对后世人物画发展影响深远。

圈金黄蕊围在中间，称为“金缠腰”。饮酒赏花风雅时刻，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剪下四枝金缠腰，插在了他宴请的三位宾客头上，当然不忘给自己也插了一朵。后来这四个人像是吉星高照，先后都做了宰相。从此之后，男子簪花有了吉祥的寓意。

在陈洪绶的《蒲剑钟馗图》中，驱鬼的钟馗怒目望向远方，形虽衰老，却有一种威风，一种刚强，一种凛然。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头上的簪花。阳刚的“终南进士”与妩媚的簪花交织在一起，反差极大，对比鲜明，这究竟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解构，还是另含深意？

或许，本就性格怪诞、特立独行的陈洪绶通过给钟馗簪花，告诉世人——钟馗也是苦命人，硬汉背后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丰富的内心。陈老莲用自己的画笔赋予钟馗“神性”之外的一丝“人性”。长久以来，钟馗总是以金刚怒目的捉鬼者形象出现，而在陈洪绶的画里，却有了一丝柔情、接了一点地气。

正如明代王鏊诗中所写的那样：“人生得失无穷事，笑折黄花插满头。”陈洪绶笔下的钟馗，更具普通老百姓的形象，少了驱鬼者的神性，多了人间烟火味。这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画家审美趣味上的差别，也向观者展示了中国画中同一题材能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